

800086

041
—
7231

巴黎郁金香

群众出版社





800086

041
7231

巴黎郁金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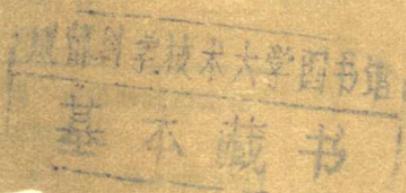
041

-
7231

刘心武著



F11810



群众出版社

1986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这是作家刘心武访问法国归来后写成的一本散文集。读者可以随着作者娓娓的叙述，游览法国首都巴黎和西部城市南特的绮丽风光；作者不仅把读者带到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凡尔赛宫、罗丹博物馆……等名胜古迹中徜徉，而且力图使读者作“面面观”，展示出法国各阶层人民的生活风貌。尤其可贵的是：作者注意通过知识性、趣味性的生动笔触。提出了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见解。引导读者在神游中做些有益的思考。

巴黎都市金香

刘 心 武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14千字 插页2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357 定价：1.15元

印数：0001—6000册

目 录

凡尔赛喷泉.....	(1)
绿色纪念碑	
——巴黎书简.....	(19)
巴黎鳞爪.....	(42)
第一印象.....	(42)
半城雕塑半城泉.....	(45)
“红磨坊”外的黑影.....	(49)
关于一件外套的故事.....	(52)
地铁琴音.....	(60)
进去不想出来的地方.....	(65)
看看就想出来的地方.....	(73)
同谋者，同谋者，同谋者.....	(75)
终于看到了孩子.....	(78)
巴黎圣母院印象.....	(85)
儒勒·凡尔纳博物馆记述.....	(95)
四色郁金香.....	(105)
马赛尔小姐，请放心！	
——法兰西面影之一.....	(121)
“管不着”先生，咱们谈谈！	
——法兰西面影之二.....	(136)
站在桥头望水流	
——法兰西面影之三.....	(151)

大西洋边谢晋热	
——“三大洲电影节”小记(174)
一条大河波浪宽(181)
后记(196)

凡尔赛喷泉

在法国，每到一处地方，我总禁不住要拿它同中国相应的地方加以比较。

几位法国朋友陪我们去巴黎郊区游凡尔赛宫，还没到达那里，在汽车上我便对杜阿梅说：“看样子，巴黎的凡尔赛宫正相当于北京的颐和园。把它们对比一下倒挺有意思。”

杜阿梅是一位褐发灰眼、娇小玲珑的法国妇人，曾到中国留过学，所以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而且给自己取了这么个中国味十足的汉名。她一听我这话便笑了：“我在北京的时候，每回到颐和园去，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用凡尔赛宫去对比。比一比确实有趣。”

一位同行的华侨便问她：“那你说说看，凡尔赛和颐和园，哪个好呢？”

她应声说：“都好！都差劲！”

她那顽皮的神态把大家都逗笑了。

我替她解释说：“加以比较，并不是单纯地比优劣。各有长处，也各有弱点，这是很自然的。光这么比没什么意思。主要是琢磨出两个民族的不同审

美趣味来。”

杜阿梅连连点头：“对、对……”

大家更开心。好几个人都说：“那一会儿就请你们两个评一评、比一比吧！”

车到凡尔赛，下车一望，凡尔赛宫的宫室部份几乎一览无余——布局正面呈圆形，侧面两边另有宫殿与圆形的主宫成一字相联；除右边的教堂耸出尖顶外，所有宫殿大体都是四、五层高的楼房，楼顶是典型的“洛可可式风格”，呈弧线向上卷去，最后收束在一个比底部略小的平面上；楼的立面呈浅褐和浅灰色，但那楼顶部份却涂以粉绿色；在每一扇门、窗的框架上和每一楼层之间的檐板上，都满布着纤巧、繁复、细琐的装饰性浮雕，而屋顶部份的檐围上则均匀分布着姿态各异的人物圆雕，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奢华有余而威严不足。

游人穿过一道铁栅当中的栅门，便进入了圆形宫殿当中的广场。铁栅颇高，花样典雅，栅门上更饰有镀金的图案，显示出一种皇家的气派。那广场的面积约比颐和园宫门前的空场大两三倍，地面用天然石料铺砌而成，因年代已久，每块石料都磨得中心光亮、四边残缺，看上去很象一块块鞋底般大的鹅卵石。广场中央高高的基座上，是自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的铜像——他耀武扬威地骑着骏马，傲视着宫前的三条放射形大道——大道那边即是如花似锦的巴黎城。

“太不含蓄。”我评论说，“你们回想一下北京的

颐和园，哪能这么便宜地让你们一目了然。离大门挺远，就先有牌楼，这牌楼则是大影壁，还用砌着白石雕栏的‘月牙河’拱卫着，绝不让你轻易望见宫门；转过大影壁，这才见到东宫门，进了东宫门，且不让你见着仁寿殿呢，又是松柏夹道的套院，又是太湖石屏障……非得等你敛气屏息、诚惶诚恐了，这才显露出巍峨雄壮的殿堂来……”

“你说得对，”杜阿梅呼应我说，“我们法国皇帝喜欢哗啦一下把什么都铺开在你的眼前，让人一下子就被他吓唬住；你们中国皇帝喜欢把什么都先掩藏起来，让人在一种深奥莫测的气氛里产生出敬畏……”

大家都笑了，一半是因为她的伶牙俐齿，一半是因为她那个特殊的形容词“哗啦”。

走到路易十四铜像附近，我们发现有几个人在那里以铜像为背景拍照。看样子是日本游客。

同行的一位法国电影导演耸耸肩膀，摊开手嘟囔了几句，我问杜阿梅：“他说什么？”

杜阿梅告诉我：“他觉得那几个人很无聊。巴黎充满了美丽的雕像，就是这凡尔赛宫后面的花园里，也有许多值得拍照的雕像。这位路易十四分明是位暴君，雕像的艺术性也差，干嘛要津津有味地去跟他合影？”

我便让杜阿梅把我的话译给那位还在摇头的先生：“让他们照吧。外国游客总难免要这样浪费胶片。你们法国旅游者到了北京故宫，不也有人轮流站到

殿基下的大铜缸边拍照留念吗？其实那大铜缸是储存雨水，以备救火的，算不上什么艺术品！”

大家边说边往宫殿内部走去。北京颐和园的官室虽说也相对集中，但毕竟分割成了若干自成体系的院落，这凡尔赛宫却官室密密相连，穿过这个厅，又来到那个厅，拐弯又是一厅连一厅，上楼是厅，下楼也是厅，厅有大有小，四通八达，接续不止；单以一厅与颐和园的宫殿相比，未必更显豪华，但因其中并无廊亭、甬道及露天的花木加以中断、调剂，所以走了几厅，便禁不住感到目眩神昏——特别是因为那厅堂内部大量的装饰部件都涂饰成金色，而穹窿上又满绘着文艺复兴风格的彩画，大都是《圣经》题材，或云霓中上帝显圣，或山林中使徒遇险，肉翅安琪儿飞满角落，善男信女们密布其中……加上巨大的水晶玻璃吊灯和枝形烛架闪闪发光，真不知该怎样形容那一派满溢横流的穷奢极欲，看来唯有杜阿梅发明的“‘哗啦’一下子铺开”的说法，庶几可概括其一、二。

我们去参观的那天游客寥落。这凡尔赛宫和颐和园不同，它的设计构想，是必须随时有许许多多浓妆艳抹的贵族帮闲——退而求其次，有许许多多衣衫各异的游客也穿行——活动其中，才能显示出其妙处，否则便不免暴露出官室布置的单调、雷同弱点。这座宫殿连同它后面的巨大花园于法王路易十四在位的一六六一年始建，到路易十五王朝才全部竣工，历时百年，最盛时每天有侍从一万、

食客五千陪侍其中。厩内养马两千五百匹；这还没算上在宫外附属的凡尔赛镇随住的贵族们，以及经常应召从巴黎城内乘马车赶赴盛宴、舞会的各种名流；可以想见，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的三个朝代中，每天晨夕，该有多少缀满缨络的马车进出于那宫前的广场，马蹄和车轮在地面上击轧出多么喧闹的音响；而在这巨大的重叠勾联的宫殿中，既有乐声响彻穹窿、男士燕尾和女士裙裾在香风中摆动的舞会，也有镂银盘中铺开山珍海味、水晶盏中斟满香槟美酒的盛宴；既有夕日照射进彩色玻璃镶嵌的巨窗、管风琴的轰鸣使祈祷者更其肃穆的皇家教堂，也有供皇帝皇后及权贵公卿三三两两策划阴谋、谈情说爱的幽堂秘室……而现在这一切已是“人去楼空”。我们人数不多的观览者穿行其中，只能努力地调动自己的想象力，才能体味出这种设计布置的用意。

我们边走、边看、边议论。杜阿梅说：“我在中国时，去颐和园游览过三回。每回我都觉得美中不足的是人太多。现在回想起来，颐和园的布局本来就是为人少而设计的。”

我点头说：“确实如此。凡尔赛宫兴建的那一百年，恰是中国清朝鼎盛的康熙、雍正、乾隆兴建圆明园的一百年，两国的皇帝都可谓穷奢极欲，但对官室园林的享用趣味却大有不同。中国皇帝喜欢把巨大的宫殿、园林分切为许许多多具有独立性的小区，虽然游园时免不了也要一班前呼后拥的侍从；但

并不喜欢随时有很多的贵族公卿在宫廷、苑囿中充当点缀。除了偶尔搞一点热闹的庆典活动，他们平时更愿意携引少数宠信，清清静静地在那些宫室、园林间逍遙。圆明园后来被你们法国和英国的侵略军一把火烧得精光。颐和园原名叫清漪园，是圆明园的外围园林之一。慈禧专权的时候，主要在颐和园里生活，她更讨厌人多，你看那把一系列景物联缀到一起的七百米长廊，设计得也只有那么宽，而且既保持一定的弧度，又用四个八角亭把它分切成四段，怕的就是这头有人那头看见……”

我一边说，杜阿梅一边把我的话翻译给几位法国朋友听，那位高个子的导演不禁又嘟囔起来，杜阿梅译给我，原来他是在幽默：“中国应当制定限制超量游客进入颐和园的法律，法国应当制定强制巴黎居民轮番充实凡尔赛的法律。”

我听了不禁大笑，这当然不可能。中国风景区之所以人满为患，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多，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因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有了旅游的要求；法国的这个凡尔赛宫游人不能经常多至应有的饱和度，除了它实在太大而外，也是因为法国的人口基数有逐年下降之势（年轻人不爱正式结婚和生孩子，出生率低于死亡率），加以近年来法国经济萧条，就是从巴黎城内来一趟凡尔赛，经济上、时间上的耗费都令人不免畏难。我们出发时，杜阿梅就告诉了我：她有生之年中总共也才来过两次，一次是小时候随父母

来，另一次是结婚时陪丈夫来（她丈夫是意大利人，平时都在意大利），这回陪我们中国朋友来，算是第三次。我想到她平日从早晨六点钟就要为事业（也是为生活）奔忙到晚上一两点钟（当中绝无午睡之说），也就理解时间于她比金钱更为宝贵，理解她之轻易舍不得用一上午的整块时间来凡尔赛游逛的心情。不过毕竟有比金钱和时间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友谊，所以杜阿梅不但“舍命陪君子”地开车送我们来了凡尔赛，而且还兴致勃勃地同我讨论法、中两国皇宫苑囿风格之差异。



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路易十六皇后的卧室，卧榻和上面的帧幔都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细琐装饰，周围的摆设更是金闪闪、银晃晃，真个是珠围翠绕、花团锦簇，豪华到了一种令人发腻的地步。由此我不禁联想到慈禧的一件藕荷色“灵仙祝寿氅”，费工四五百个，用银三百六十多两，缀满了金银、珊瑚、翡翠、宝石饰物，这还不算，外加的披肩，是用三千五百颗“大如黄鸟之卵”的珍珠编就的，也奢靡到了不堪的地步。谁说中外封建统治者没有共同的“美学”趣味呢！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路易十六皇后卧榻两侧的墙壁上，各有一扇暗门，门后是复壁和暗梯，一直通向地道和秘密出口，为的是万一遭到“不测”，得以从中逃命。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爆发时，她果然用上了那墙上的暗门，然而终被群众擒获，最后与她的夫君先后被送上了断头台^{*}，使全世界痛恨封建专制的人们至今拍手称快。来法前我恰好买到一套《清朝野史大观》，读时发现其《宫中之秘密》条云：“……宫中有地道，通外方。有室、有户、有床几、坐椅、灯、镜等。遇变，帝后辄率宫人入地道。外立一最亲信之内监，手执枪枝，每连呼曰‘打拿’！‘打拿’者，满洲语‘平安’也。危迫，则不呼‘打拿’，帝后皆自尽死其处，或由地道遁去。光绪季年，吴樾炸弹事发，满人日夜数十惊，而宫中尤疑惧。慈禧太后除坐朝数小时外，则

*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死；同年10月16日，皇后玛丽·安娜内特亦被处死。

偕帝后妃嫔等，潜入窟，至数日之久……”敢情中、法封建统治者都有这么一手！不过路易十六夫妇从登基到断头才作威作福十五年，而慈禧一人却跨越三朝擅权半个世纪，大大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当时的革命党人要能把她也从地窟中薅出来，切下她的头颅以绝封建，该是多么痛快的一件事！可是历史性的遗憾是无法弥补的……

我正这么胡思乱想着，不觉已随大家步入了凡尔赛宫中最有名的“镜廊”。此廊全长七十二米，一面是十七扇朝花园而开的巨大的拱形窗门，另一面则镶嵌着与拱形窗门对称的十七面镜子，这些镜子由四百多块镜片组成，把装饰得堂皇富丽的廊厅映照得更其绚丽、神秘。同行的华侨来过多次，他把细部一一指点给我：“那穹窿上画的是《圣经》中的战争场面，你看气氛多么紧张……这仙女灯柱包的是真金，你看有多晃眼……那边壁龛里的雕象要不是战神阿瑞斯，就是火神赫菲斯托斯……你注意到了吗？刚才我们经过的紧挨着这‘镜廊’的方厅，穹窿画和雕塑全是准备打仗的景象；穿过这战火熊熊的‘镜廊’，那边的方厅，穹窿画和雕塑就全是和平的景象了……你知道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就是在这个厅里签订的……”

一听到《凡尔赛和约》，我就不禁想到一九一九年中国的“五·四运动”，想到尽管发表了《人权宣言》，公布了《拿破仑法典》，在法国这块土地上似乎真正飘扬着“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然而从这

里开到中国的军队，却焚掠了圆明园，屠杀了义和团……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成为了英、法等国的“盟友”，将炮灰和劳工源源送到欧洲战场，才总算也挣了个“战胜国”的名义，但到这“镜廊”里来参加“巴黎和会”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当然也包括法国——还是把中国当西瓜切；偏中国不乏丧权辱国的败类，使我们的近代史上密布着那么多的“国耻”！……想到这些，那“镜廊”我再也不愿多看，便匆匆径自朝外走去。

杜阿梅仿佛窥出了我的思绪，她一边招呼大家都到后面的花园里去，一边追上我说：“咱们还是就园林论园林吧，要净想那些历史上的糟心事儿，兴致全得跑光了！”

说的也是。倘使一位法国工人来到这里，专去想象一八七一年五月，梯也尔如何在这里坐镇指挥，反动的“政府军”如何从这里开往巴黎城区，“巴黎公社”战士们如何被他们残暴镇压、血染街头……那他怎能再参观下去，他怕恨不得把这凡尔赛宫整个夷平！

凡尔赛也好，颐和园也好，虽然当年是为反动统治者所修造、所使用，而且处处渗透着他们那种病态的审美趣味，但毕竟其设计者、修造者是与他们不同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者，他们在不得不适应统治者要求的同时，也必然要把世代劳动群众对美的追求，沉淀到他们殚思竭力所创造的作品之中。

因此，我们还是应当把这些宫殿苑囿里所进

行的反动勾当，同宫殿苑囿本身的存在价值分开；把其中所渗透的病态审美趣味，和沉淀在其中的民族审美心理分开。

当我定神环视着呈现在眼前的凡尔赛花园时，我不禁被它那宏大潇洒的气魄慑服了。

凡尔赛的宫殿算得了什么！无论是同北京故宫的三大殿相比，还是同颐和园从排云殿到佛香阁到智慧海的建筑群相比，都明显地显得小气。然而凡尔赛宫殿后面的花园，就是昆明湖之开阔，亦很难与其雄浑相匹敌。

那花园布局的特点是简洁而豪放。与宫殿垂直的中轴线上形成三次平面的下跌，每个宽阔坦实的平面上都主要由两种景观组成，一种是极其巨大、规整的水池，周遭布置着众多的铜雕和喷泉；一种是栽种、修剪成异常齐整的几何图形的常绿灌木，据说步入其中小径常会迷失绕出的方向；而这两种景观又以其中轴线的一望无际和两侧绿篱花圃的严格对称夺人心魄。为了使这种气魄贯穿到底而不使其受到阻碍，规整的人工修饰部份最后都放射形地消融在周遭田野的自然林木中，因此这凡尔赛花园并无围墙，换句话说，也就是你可以把它的范围理解为无限远。在人工修整的道路与林木交界的地方，分布着一系列的大理石雕像；整个花园的三个平面之间，主要都由铺着细碎石子的环形坡道相通；中轴线有三公里长，中轴线及其两侧水池的喷泉据说原有一千四百座之多，今存六百零七座，仍

居世界一园中喷泉总额之首位。

这凡尔赛花园的设计，自然也适应着法国皇帝的需求与趣味。宫中所豢养的成百上千的食客和马匹，正好在这开阔的空间中派用场——盛妆的妖男艳女可以在绿篱构成的迷阵中穿行嬉戏，打猎的马队可以在号角齐鸣和猎犬欢吠中从花园直入森林……的的确确，这种意境可以给皇帝那恣肆的享乐欲、占有欲和无限膨胀的自我感觉以最大程度的满足。

然而，我以为对比于那造型刻板和装修繁琐的宫殿，这宏大的花园较多地沉淀着法兰西民族健康而独特的审美意识。它把人造的繁华与天然的野趣融为了一片，使苑囿的朗阔与田原的幽深相得益彰，而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则是那种以成百上千的喷泉宣泄奔放不羁的热情所形成的瑰丽画面。

我把这感受对大家说了。杜阿梅耸起眉毛问：“今天这些喷泉一个也没有开放，你怎么就感觉到了它的瑰丽？”

凡尔赛花园的喷泉冬天一般是不开放的，我们所面对的仅是那些浮着薄冰的水池。

“我能调动自己的想象力，”我回答她说，“因为这些天我在巴黎城内跑来跑去，到处看见喷泉。艾菲尔铁塔和夏洛宫之间的喷泉，我欣赏得最久，当那铸成排炮形状的喷水口喷射出飞瀑般的水流时，我真不知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我觉得自己灵魂深处的一股热情也忍不住要奔涌出来！我也在夜幕下